

台海逐寇记

曾德厚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台海逐寇记

曾德厚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印张 12插页 171,000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10106·873 定价：0.88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通俗的历史小说。它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三百多年前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殖民者、收复台湾宝岛的壮丽史实。

十六世纪中叶，荷兰殖民者依仗强大的舰队，窃取了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在敌人残暴的统治下，台湾儿女始终心向祖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一六六一年三月郑成功在台湾人民的积极支持下，率领战船三百艘，从金门料罗湾扬帆东征，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西方殖民者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序幕。经过九个月的浴血奋战，摧毁了敌人海上主力，攻破了王城……终于迫使台湾总督揆一举刀投降，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长达三十八年的统治，使美丽富饶的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本书着力塑造了民族英雄郑成功，爱国义士何斌，在苦难中成长的台湾少年郭平、海姑以及高山族壮士马罗沙达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形象。作品有起伏跌宕故事情节，有威武雄壮、惊险紧张的战斗场面，艺术地展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是一曲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颂歌。

目 录

第 一 回	涛飞扶桑	少年渴望回中国	
	浪拍平户	大叔深情说太师	1
第 二 回	太师义举	三金一牛救灾民	
	鬼子无赖	牛皮借地占台湾	6
第 三 回	荷寇逞凶	铁蹄践踏农家女	
	阿妈含恨	临终隔海唤天兵	13
第 四 回	血酒盟誓	怀一揭竿举义旗	
	卖身求荣	郭苞通敌做奴才	24
第 五 回	舍生取义	英雄血染台湾海	
	阴风怒号	壮士头悬热兰遮	31
第 六 回	智救郭平	全仗通事好大叔	
	巧夺头颅	多亏高山美少年	43
第 七 回	加固王城	揆一心虚惧征讨	
	初见大帅	何斌陈情诉血仇	54
第 八 回	大义凛然	郑成功怒撕降表	
	北伐失利	延平王另起宏图	66
第 九 回	故事两种	讲给台湾百姓听	
	热血一腔	愿为中华国土流	73
第 十 回	暗查航道	父子垂钓鹿耳门	
	枉费心机	揆一张网捉英雄	87
第 十 一 回	海姑诱敌	佯称创建日月军	
	何斌请命	乘风再渡台湾海	93

第十二回	内忧外患 郑成功闻鸡起舞 浪鼓雄风 老义士敬献地图	104
第十三回	气壮山河 大帅誓师料罗湾 幸灾乐祸 汉奸叔侄施诡计	114
第十四回	缺粮断炊 妈宫港风狂雨骤 真相暴露 贼吴豪灭口杀人	118
第十五回	祭海东征 义师巧渡鹿耳门 群魔震惊 揆一督战热兰遮	125
第十六回	两军相接 中华健儿奋神勇 一声巨响 赫克托号化烟尘	133
第十七回	骄横狂妄 洋枪队彼德逞凶 全歼敌人 郑大帅耀武扬威	143
第十八回	海姑投叉 拔鬼仔葬身鱼腹 赤嵌要塞 猫司令开门投降	150
第十九回	王城被困 伊伯伦携金求和 还我河山 延平王怒斥来使	157
第二十回	炮多粮足 红毛鬼负隅顽抗 筑堤长围 郑成功屯兵垦田	164
第二十一回	混圈强占 民族团结遭破坏 处决叛逆 大帅明法慰同胞	175
第二十二回	围城打援 好壮士为国捐躯 损兵折舰 丑法官仓皇奔逃	185
第二十三回	猛轰外堡 郭平探得秘密渠 捉拿汉奸 何斌血染台湾街	196
第二十四回	正法叛贼 三军祭祖宗先烈 收复失地 大帅念大陆亲人	207
第二十五回	呈献降表 鬼子滚回老家去 浩气长存 英雄书写复台诗	213

第一回 涛飞扶桑 少年渴望回中国 浪拍平户 大叔深情说太师

公元一六三〇年五月的一天。一场春雨过后，万里蓝天，一碧如洗，格外明净爽朗。暖烘烘的阳光洒在蓝晶晶的大海上，使平静的海面象一张镶着金边、缀满金色花朵的彩缎，十分耀眼迷人。一艘大战船，鼓满白帆，正乘风破浪，对着日本长崎外的平户港疾驶而来。

“轰——！轰——！”

守卫在平户港炮台上的日本兵，因不明来船意图，鸣炮示威。但是，来船不但不还击，而且用帆布掩盖了船头的大炮，在桅杆上升起一面巨大的旗帜。旗帜上满满的绣着一个“郑”字。

日本守军放心了。炮台上信号旗舞动，表示准许这飘扬着郑字旗的战舰入港。

炮声惊动了平户岛上的居民。一位少年小鸟似地飞跑在岸边小路上，一边跑一边高喊着，稚嫩的嗓音清脆明亮，因为兴奋，都有些发颤了。

“阿妈！阿——妈！快来看呀，我阿爸又派船来啦！”

阿妈是一位身穿日本和服的年轻妇女，人称田川氏。听到儿子的喊声，立即放下手中针线活，惊喜地跨出门来：“森儿，慢点跑，别摔跤！你慢慢地说，难道真正是你阿爸又派船来了吗？！”

“是的！是的！是我从何大叔那只千里镜里看见的。桅杆上挂着郑字大旗哩！”

这时，一个中国水手打扮的男子，尾追着少年来到面前。他向少年的母亲施礼道：“夫人，森公子眼力真好，确实是太师又派

人来接你们了。”

“好！好！”夫人激动地点点头，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流。她慈爱地抚摸着孩子的头，遥望着大海喃喃地说：

“好啊，森儿，你父亲没忘记我们母子，这一回我们总该回到中国去了吧……”

田川氏的父亲是中国人，名叫翁煜皇。几十年前他做生意来到日本，和平户岛姓田川的女子结了婚，自己也改名为田川煜皇。八年前，一批中国壮士，怀着发财致富的理想，抱着开拓新天地的雄心，飘洋过海来到了日本。其中有一位武艺高强、精明灵巧的青年就借居在田川煜皇老先生家里，后来又同田川氏结了婚，成了平户岛主的女婿，当地日本人就叫他“平户老一官”。“老”，含着尊敬的意思。这平户老一官不是别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福建总兵郑芝龙。他的儿子名叫郑森，字大木，小名福松，就是后来在台湾同胞支持下，驱逐荷兰红毛鬼子，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郑森生于一六二四年，当他还在襁褓中时，父亲因遭追捕，不得不抛下妻儿逃亡了。母亲告诉他说，父亲和一批中国壮士是由于涉嫌密谋推翻长崎日本幕府的案件而逃亡的，临别时曾经吻着他的小脸蛋儿，流着热泪发誓说，只要一旦做出一番事业，有了安生立命之所，就一定来接他们母子回中国。

几年来，郑森常常牵着母亲的衣裙伫立在海岸上向西遥望。他多么盼望有一天能出现一艘中国大船，他父亲站在船头向他们招手啊！可是盼呀！等呀！却得不到一点消息，母子俩常常在海边悲伤落泪。有一次，母亲抱住一块大岩石哭得很伤心。郑森先是陪着母亲哭，想了想，便安慰她说：“阿妈，外公说阿爸是个了不起的中国人。了不起的人，说话是算数的，他一定会来接我们回中国去的！”母亲听了孩子的话，想到丈夫一去，音讯杳无，双手搂着儿子，哭得更伤心了……

郑森的话算说准了。没多久，一艘挂着郑字旗的大船果然来到了平户港。船上下来了郑森的叔叔郑芝燕，还有父亲的两个部下，一个叫郭怀一，另一个叫何斌。他们都是些好叔叔，特别是何斌大叔更使郑森敬爱。他总是笑容满面，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他一脸络腮胡子，扎在郑森小脸上或身上，让人感到痒酥酥的直想发笑。何大叔还有一肚子讲不完的故事。每当芝燕叔和郭怀一叔叔从官府归来，听说长崎日本官仍然不放母子回国的时候，全家人都愁眉苦脸，默不作声。唯有何大叔一把牵起小郑森说：“森公子，走，到海边去，我再讲个故事给你听。”于是，郑森便绽开笑脸，跳着、蹦着、追逐着大叔到海边去了。

何大叔的故事真多真好听啊，什么《三国演义》、《水浒》呀，什么大明英烈传、郑和七下西洋呀，一个紧接一个，讲得十分动听。在这些故事中，郑森最爱听的是岳元帅抗金兵的故事。有一天，何大叔讲完岳飞屈死在风波亭时，自己也忍不住淌下了眼泪，弄得小郑森更是伤心地哭个不停。一会儿，大叔给郑森揩了揩泪水，拍拍他的肩头问：“森公子，你长大之后，要做个什么样的人？”郑森唰地一下站起身，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要做一个岳大元帅那样的人！”看着孩子英眉高挑、一脸庄严的神情，何斌高兴得一迭声夸奖道“有志气”，猛一下就把他举到了半空中。

虽经过交涉，但长崎的日本官仍不松口，依然坚持不让他们母子回中国，小郑森又怎么能回去做大元帅呢？

“莫急，莫急，”大叔总是乐呵呵地说：“森公子，你放心，我料定太师还会派人来日本的。”

何斌的话也说准了。这不，几个月以后，又一艘郑字旗号的战船开来了。船上下来了另一个叔叔郑芝鹞。芝鹞见过嫂夫人之后，就与芝燕、郭怀一一道，携带着大批礼品和郑芝龙的亲笔书信，再次拜访了长崎的日本官。

又是两天过去了，叔叔们还没带回被准许回国的消息。一家

人又沉浸在忧虑之中。何大叔又牵着郑森来到海岸散心。他实在喜爱这个聪颖过人的公子，特别惊奇孩子的好记性，故事听过一遍，他能一点不漏地复述出来。大叔不忍让孩子天真的笑脸染上忧愁，便带他到海边走走。

夕阳悬挂在天海边，海面上金波荡漾。几只渔船归来，白帆点点，泛着柔和的光。一阵阵带着咸味的海风，送来渔民们高亢的歌声。辽阔的日本海，那样宁静而深沉。

何大叔牵着郑森，指着远处的一道悬崖，问：

“森公子，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郑森回答说：“儿诞石，我就是在那座岩下生的。”

“哦？！连这个你都知道。”何大叔又惊又喜。

“是阿妈告诉我的。那天她去海边拣文贝，突然肚子疼痛，就在岩下生下了我，落地时我哇哇大哭。阿妈后来告诉外公说，我的哭声比海涛的声音还响哩！”

“是吗？”何大叔饶有兴趣地问：“你外公怎么说？”

“外公说，伴着海涛生下的孩子，长大了准经受得起大风大浪，以后定能成器。大叔，什么叫成器呢？”

“成器？”何斌想了想，回答道：“就是做一个象岳元帅一样的男子汉，精忠报国的大丈夫！”

“可是，”郑森皱着眉头说：“他们不让我回中国，怎么办呢？”

“不，这一次，准能让你们母子回去！”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太师这一次不但送了厚礼，而且带来了一张图！”

“图？什么图？图上画的是什麼？”

“画的是很多很多的战船，船上有大炮。在郑字旗下，屹立着一位大将军。森公子，你懂得这是啥意思？”

郑森摇了摇头，天真地等待着大叔快讲下去。

“这就叫作先礼后兵。意思是先送礼物请求他们放你母子俩回

中国，如果再不同意，就派图上一样多的大战船来打仗。森公子，我料想长崎日本官是决不会为了你们而冒打仗的风险的。”

“那么说，大叔，我阿爸真有了一支大舰队？”

“嗯，”何斌点点头说：“太师已经是总兵大人了，连你的叔叔们也都是他手下的将领哩！”

郑森笑了，笑得那样开心。谁能不为自己有一个能统帅大舰队的父亲而自豪呢？

落日映得海水一片血红。一排排海浪，镶着紫边、吐出白沫，哗啦啦的迎面扑来，象是大海临入睡前在作均匀的呼吸，又象神奇的历史老人在喋喋絮语。四野，暮色苍茫，归鸦噪晚，郑森不肯回家，他央求何大叔为他好好地讲一讲他的父亲——郑芝龙。

第二回 太师义举 三金一牛救灾民 鬼子无赖 牛皮借地占台湾

何斌答应给郑森讲他父亲郑芝龙的故事。可是，望着孩子那双好奇的充满着渴求的大眼睛，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

是啊，提起郑芝龙，真不愧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英雄好汉。自从那年他们遭受长崎日本官的追捕后，便不得不在海上飘泊，郑芝龙渐渐地得了个“海上之王”的美称。那时他手下人不满一百，船不过两只，怎么能在海上称王呢？究其原委，不外两条。一是他手下的人全是心灵手巧、武艺高强的壮士。这批人有胆有识、吃苦耐劳，不是那种好逸恶劳的公子哥儿、膏粱子弟，而是新世界勇敢的开拓者。二是他们在海上找到了一块宝地——台湾岛。

“我就从登上台湾岛说起吧，”何斌眯着眼，手指东南方的海面说：“台湾岛离我们这里大约有十来天海路，但是那个岛离我们祖家福建省却只需坐两三天船。早些年，我们在大陆上曾听说过‘大员’、‘台湾’的名字，没想到那一次我们顺风一漂，竟跟着你父亲上了这个宝岛。头一天，没见到一个人影。只见山峦绵亘，林海莽莽。到处是蔽日的浓荫，泻翠滴绿，到处有流泉飞瀑，哗哗作响。岛上的鹿儿不怕人，成群排队从我们面前跑去；鱼儿种类繁多，在清澈见底的水里自由自在。各种奇花异果更是美极了，许多我们都叫不出名字来。那芬芳馥郁的花果香味，真叫人心醉。我们就象是来到了神仙居住的地方。有人猜想：这也许就是秦始皇派人寻找的蓬莱仙岛吧！直到第二天，我们翻过一道山梁，看见山坳里升起的一缕炊烟，这才知道是到了台湾岛。”

“台湾岛人多吗？冒烟的地方有几家人？”郑森惊奇的问。

“人倒不多，我们到的这个小村子，大概有十七八户。岛子有多大？我也说不准，按款待我们的那位白胡子老阿公的说法，起码也有几十上百个长崎大吧？这老阿公是个有学问的人。他请我们去家里做客，翻着一摞摞古书告诉我们说，这岛就是三国东吴孙权派海军来过的夷州。以后一千多年来，福建广东陆陆续续有人来岛上开荒种地，同岛上的番人做生意。”

“番人？他们的人多吗？”郑森又问。

“也不多。大多数住在高山里，也有些住在沿海的丘陵、平原上。住在沿海的，有的已经会说闽南话、客家话，有不少已经穿上了我们大明王朝的衣服。可惜，听老阿公说，这些年从西洋开来了很多甲板船，船上下来的尽是一些红头发、猫儿眼的魔鬼。他们常到大陆沿海抢劫金银珠宝，还把咱中国人贩卖到南洋去当奴隶。天启四年，就是生你那年，红毛鬼子玩起‘牛皮借地’的把戏，已经在台南一带筑起城堡，霸占起咱中国土地来了。”

“牛皮借地？”郑森急着问：“啥意思？”

“好吧，我就先给你讲牛皮借地。听说红毛鬼子都是些又凶狠又狡猾的家伙，他们初到台湾，因人地生疏，很怕岛上的番人和汉人联合起来赶走他们，就拿出些亮闪闪的钢针呀，梳子呀，玻璃球呀，那些西洋产的小玩意来送人。骗取好感以后，就向番人提出要借牛皮这样小一块地方来建房子。”

“一张牛皮那么大点，能盖房吗？”

“是呀！当地番人答应以后，就眼睁睁地看着红毛人杀了一头牛，然后把牛皮剪成一根一根的皮条儿。这细细的皮条儿一联缀起来，嗨！一下子就圈占了好大一片土地。番人是讲信用的，答应过的事不再反悔。他们有苦说不出口，只好听任红毛人在圈占的土地上建房。不料想，红毛鬼子得寸进尺，盖了房屋又盖城堡。一旦有了城堡，他们就翻脸不认人，操起枪炮杀人放火。番人和汉人打不过他们，只好交出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良田作为红

毛鬼子的王田，本地的土著居民都成了他们的奴隶。唉！……”

“嗨！大叔”，郑森激动起来，问：“我们大明王朝的官兵呢？为啥不去赶走这些红毛鬼子！”

“哦，森公子，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在咱中国，满洲人常常侵入山海关来烧杀抢掠，想夺大明王朝的天下。国家多难，战乱频繁。皇帝既忙着对付他们，又忙着调遣官兵去平定各地造反的灾民。一时半刻，怕是难有兵力来与红毛人开仗罗。只有太师领兵和红毛鬼打过两仗。”

“什么？我阿爸打过红毛鬼子？太好了！大叔您快讲。”

“你阿爸是个有力的人。他看台湾土地肥沃，稻谷一年三熟，又是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地方，就对我们说，男子汉大丈夫，正该在此宝地做出一番事业。于是，我们跟着他在台湾砍木架屋、开荒种地、骑马练兵，还派人驾船跑南洋做生意。只几年工夫，我们就聚起了几千人马，有了一支象样的船队。官兵们诬蔑我们是海盗，真正的海盗却又常常来骚扰我们。你父亲一怒之下，真的领着船队在海上与海盗、官兵打起仗来。一些海盗降服了，投到了郑字旗下；官兵接二连三地吃了败仗，见着郑字船队就望风而逃，你父亲因此得了海上之王的称号。其实，我们跟着你父亲从来没有抢掠烧杀过老百姓，有时还把从官兵、海盗那里缴获到的财富分给大陆和台湾的穷苦人。许多人喜欢咱这支队伍，都来投军，使我们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后来，福建巡抚熊文灿见你父亲是个英雄，绝非海上流寇可比，就奏请皇上招抚了你父亲，封他为游击将军，镇守闽海。太师当上将军以后，就在大陆沿海与那些来抢掠的红毛鬼子开仗，两次火攻得胜，虽说没打沉敌舰，但大灭了洋鬼子的威风，使这些自认为天下无敌的家伙再不敢随意来大陆抢劫了。不过，他们却在台湾建了城堡，至今还没有人敢过海去攻打他们。你父亲因为收降海盗和打击红毛鬼有功，掌握了福建总兵的大权。今天，在闽海上行船，如果

没有郑家发的小旗插在船头，还不能通行哩！”

何斌骄傲地扬起头，停了片刻又接着道：

“前两年，咱福建省遇上了大旱灾。火辣辣的太阳把小河都烤干了，四野一片枯焦。许多人活活地饿死了，还有许多人流离失所到处乞讨。这时，你父亲向巡抚大人熊文灿提议，三金一牛救灾民，把几万人送到了台湾垦荒。”

“什么叫三金一牛？”郑森听故事听得如此入迷，何斌讲得更来劲了。

“三金一牛，就是由你父亲出钱，每个灾民发三两银子，三户人家共借一条牛，乘着官船一批接一批运送到台湾去垦荒。森公子，台湾的土地真肥啊，这些灾民两年就还清了债，在台湾安下了家，成了台湾人。台湾人感激你父亲的功德，还编了一首山歌来传颂哩！”

“唱山歌？大叔，您快唱，快唱！”郑森拍着小手，高兴地催着大叔。

何斌抿了抿嘴，略微想了想，对着大海，轻轻而又深情地唱了起来：

东去的潮头哟东去的帆，
三金一牛到台湾。
台湾山青水又秀罗，
花果满山稻满畲。

东去的白帆哟东去的风，
运去神州好稻种。
手捧稻种念功德罗，
莫忘恩师郑芝龙……

何斌唱罢这首山歌，望着天海连接处那一抹薄暮的紫色，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中。深情的歌声在他心里激荡，仿佛还回旋在这

异国海岸的岩石之间。少年郑森被父亲海上发迹的故事激动着，被这深情的歌声感染着，眼前幻化出他想象中的父亲的形象。在那紫红的天边，他仿佛看见一艘艘大船，扬起白帆，载着灾民，载着农具，载着一头头哞哞叫唤的水牛，浩浩荡荡前进在苍茫的暮色里。

叔侄俩就这样静静地坐在海岸上，各自在想着心事。到底是少年忍不住，先问道：

“何大叔，您在想什么？”

“嗯，”大叔点点头，反问道：“你说呢？”

“我说，你一直在想神州、想台湾，对吗？”

大叔高兴的笑了。多么聪明的森公子呀，小小年纪已经懂得思念自己的祖国，能一下子看透大人的心。

“大叔，我阿爸以后还去过台湾吗？他为啥不带兵去赶跑红毛鬼子？”郑森又问。

面对这个爱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少年，该怎样回答他呢？说红毛鬼子炮台锁住了海湾进不去吗？不，那会伤害孩子的心，甚至搞得他睡不着觉。说太师自从当上了总兵大人，成了全闽的富豪而忘记了台湾人吗？不，这只是何斌个人的看法。况且也有些说不清，就是说得清，又怎能说得出口呢？太师毕竟是少年的父亲，自己是他的微不足道的下属啊！

算起来，何斌和郭怀一跟随太师已经好几年了。可是，太师自从升任了福建总兵，整天忙着在官场应酬，享受荣华富贵，这些老部下就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了。更不用说那些唱着山歌怀念他的台湾老百姓了。为了这，何斌和郭怀一早已议论过今后的前途。等这一次到日本接回森公子，郭怀一就回台湾去。在台湾赤嵌城附近，他已置好了田庄。何斌的家乡在福建省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土少石头多，非常贫穷。他想把他何姓全族人都动员到台湾去，在那富饶的土地上辛勤开垦，奠定后世基业。当然，那里有红毛

鬼子，那里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但是红毛鬼子总有一天会被驱逐走的，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的怀抱。

何斌没有回答郑森的问题，他希望有人来岔开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这时，夜色早已悄悄降临了，天幕上已经泛出几点闪闪的星星。何斌仰头看看天，又回头看看回家的路。正巧，看见山路上有几支灯笼在闪烁。他高兴地牵住郑森的手说：“公子，看，有人来接我们回家了。”

是的，来人正是芝燕叔叔和郭怀一。芝燕叔抱住郑森兴奋地说：“小森，告诉你，长崎日本官已经准许你回中国了！”

“好哇！好哇！回中国去哟！”

郑森兴奋地拍手叫着、蹦着，他当然没有想到长崎日本官只准许他一个人去中国，说他母亲是“日本女子”，拒不准许母子同行。

小小年纪的郑森，在人生的道路上快要结束缺少父爱的日子，可是又要开始没有母爱的生活。他，哭了。在慈母怀里哭泣，他怎么舍得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啊！

经过外公、叔叔们，特别是母亲的反复劝慰，郑森终于揩干眼泪，乖乖地上船了。比起平户这个小岛来，中国啊，您该是多么辽阔富饶而又充满无穷的魅力！再说，也真想赶快见到父亲。尤其想要看一看父亲的那支庞大舰队，如何扬帆出海；如何列阵演习、万炮齐鸣……

临别那天，母亲连夜赶叠了纸千鹤。她满含热泪把千鹤挂在森儿的脖子上。这是日本的风俗，挂着千鹤，远航的游子就将获得神祇的保佑，象千鹤一样平安飞达彼岸。郑森挂着千鹤，一定会展翅高飞、鹏程万里！

挂着“郑”字旗的船儿离港了。何大叔牵着郑森站在船尾，郑森不停地向母亲挥手告别。他答应过母亲和外公，分手时一定不

哭不闹。何大叔也告诉他说，只有不哭的孩子，长大了才能做岳大元帅。因此，他紧紧地抿住嘴唇，牢牢地记住自己的诺言。可是，当船离岸越来越远，已看不清母亲那慈祥的面容时，他还是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

“森公子，”大叔为他揩着眼泪，安慰他说：“别哭了，用不了多久，你母亲一定会到中国来的。”还抚摸着 he 脖子上挂的纸千鹤说：“你看这千鹤多象大鹏鸟啊！还记得吗？岳飞，姓岳名飞，字鹏举。大鹏鸟是不兴哭的。鹏举，就是展翅高飞！……”

郑森挥泪告别母亲以后，直到他长到二十二岁那年才派人说服日本政府，接回了他的慈母。可惜，母亲来到中国的第二年，清兵攻破泉州，母亲不愿被擒受辱，怕玷污儿子英名而坠楼殉节了！